喚醒菴集

單

喚醒菴遺稿序

士有行誼學識見推重於鄉隣自視歉然彌勤用力於講究修飭而遽閼其年者故喚醒菴陳公諱克純字粹然是已公羅州人世居南原生而氣禀温粹長而才識透悟旣讀書不待師友指導而自知古人爲己之方嘗曰小學工夫不可有一節之缺不可有一時之闕其志尚之敦篤益如此而方在觀志兼治舉業詞章之贍敏乃是餘事也公之後孫賢玉以公遺稿一冊謁余爲序詩文合若干首而兼取功令各體八九篇附以公行狀墓誌及輓誄等文字爲上下編

者也噫公不幸早世學未及充量而未有所著述則今此零碎之篇其有無若無加損然其自省錄不惟可以見公進德之實其所自言惻怛懇至有以警益於後進者切矣其律絶諸作葢亦少閒漫之詠雲仍之欲剞劂以示後者不亦宜乎余之荒拙誠不足以發輝且欲論其世則邑誌詳其懿行士林爲之祭社而其顚末皆已徧入於附錄余又何以贅焉陳君之請甚力遂强病書此以致欽尚之意焉

上之二年秋九月上浣恩津宋穉圭書

喚醒菴遺稿目錄

律詩 以下詩賦表科體

賦

表

龍城誌陳氏列傳

高巖書院上樑文

喚醒菴遺稿目錄

嘐醒菴遺稿卷一

五言古詩

太平

太平竟何時兵塵猶未休海內月嗷嗷蒼生空白頭我欲瀉天河下洗吾人憂天河隔九萬仰望空夷猶

屯山嶺 丁丑二月避兵過此時年十八

絶巘連天削微逕接雲盤拳援乗險艱顚蹶凌巖巒仰看欲落石俯臨急流湍嵌空氷雪凍哀壑松風寒徒旅俱疲勞歇鞍共長歎兵戈尚縱横妖孽何時殘常懷仲宣憂不得一日歡臨風獨慷慨悵歌行路難

言志

我本頑愚者欲學賢哲人從今且發憤刮垢當自新誠以養吾心敬以修吾身苟能積力久仁域豈難臻

雨晴

久旱雨固宜旣雨晴亦好平明出南陌聊可開懷抱光風轉蘭蕙眠鷺依沙草溪邊山翠濕柳外鶯聲早所樂不在此此意誰知道題詩寄幽興倚石歌浩浩

五言絶句

題自省錄

人生於世間不學何以立須當日日新惟恐其不及

夕景

遠林鳥歸盡孤村煙霧籠一聲何處笛吹斷月明中

寒食偶題

去歲逢春日曾嗟歲月頻今年寒食節還羨去年春

自蘭溪將歸次陳後寔韻

溪回蘭寺遠天入月峯低宿客尋歸路斜陽獨鳥啼

附元韻

寂寞蘭溪寺西峯月欲低禪房夢初覺窓外子規啼

重題絶句

峽口春將盡峯頭日欲斜歸心催客袂山路不知賖

葛行山月夜口占二絶

山氣涼如秋微雲吐新月窓間夢初回夜夂鍾聲絶

青山吐月華古樹生疎影獨客坐長吟林間鳴夜磬

有歎

世道日趨下吾心不可降中宵起歎息明月横西窓

夜占呼韻

形骸元土木榮辱等筌蹄獨有會心處風清月印漢

立春

乾道立乎仁天時此日新吾心須法此養得一團春

春日用石洲韻題一絶

小院無人問憑軒盡日眠山風吹雨過春色滿溪邊

同韻　伯氏楓溪

靜處休塵念風軒足醉眠鳥啼山雨夕春老小桃邊

書堂分韻四首

乾坤一小齋卜築依林樾簷引鳳臺風庭分鸞嶺月

山中一事無勝賞超塵表情看酒淺深興入詩多少

丈夫多感慨中夜起彷徨戀闕心空赤傷時鬢欲黃

風高雲聚散野濶天長短佳賞此間多最憐庭月滿

七言絶句

自吟得心字

天之與我者爲心往古來今共此心苟不能於心上得誰知太極在吾心

早春偶出前溪口占

春氣初回日載陽獨隨幽鳥步溪傍草芽青出沙溪淨吟向東風覺興長

夜吟

碧落雲消月正明夜深風氣轉輕清凭几軒自得無窮興愁却紛紛世上名

偶題

醒客年來西復東浮沉羞與世人同有時極目雲天外思入冥冥杳杳中

仲秋登鳳臺偶吟

徙倚高臺日欲斜清秋極目興如何紛紛俗念都消盡俯仰長吟浩浩歌

月夜有感

夜色如煙露氣斜滿空明月散金波清光應遍胡天外絕域孤宮恨更多

旅館即景用回文體

寒月片片雲平野曠冷煙孤村小庭空殘燈客舘山中
夜槭槭驚聲竹裏風

立春

春來所願異諸人不貴榮華不患貧但逐新年養新
德一心忠孝奉君親

前溪口占

勝日尋芳碧㵎頭夕陽林外聽寒流沙邊酒罷人歸
盡爲惜殘春獨少留

月夜呼韻

半夜中庭月色寒秋風落葉響空山一年佳興今宵

嵐雲影天光揔是閒

同韻　楓溪

秋風蕭瑟釀輕寒水落苔磯葉下山蔦象輸來騐

客眼竹節鳴處意清閑

春鴈

江潭歲換春來早客鴈思歸上塞雲夜半一聲天外

落戍樓明月不堪聞

暮春呼韻

醉卧春山欲暮時綠陰低處小床移閑中事業付一

睡外此浮名知不知

同韻　楓溪

碧草東風三月時滿園花事漸看移耽閒爲惜芳菲歇行盡清溪人不知

夜占呼韻

燒罷都梁倒博山四更風雪透窓寒紛紛萬念俱消盡一氣從來在此間

途中作二首

湖上千峯聳翠微朝看清旭散林霏客來下馬依沙渚無數閑禽向我飛

一水縈迴兩岸山客行終日水山間楓林欲暮投漁

居雪裏柴扉處處開

呼韻三首

漸新春意到江鄉梅吐寒香柳又黃節序關心還把
酒醉來方覺引興長

一軒幽夢到羲皇覺後西窓日色黃萬事人間多似
髮且携樽酒坐相忘

西北風塵隔帝州身藏東海七經秋時來若覩河清
日不讓商家濟世舟

次陳後琳梅花韻

小雨聲中晝掩關暗香開處着輕寒莫嫌粉態人知

少政好書窓獨坐看

元韻

素君何事謝天關來倚書生草屋寒粉瘦瓊香依故態月黃昏後最宜看

次塘村黃丈暲韻

抱病前春白髮生落花時節俚相迎如今不負鳴巖會休道山翁浪避名

丘園豈合老先生宣室將看側席迎今日追隨承教誨他年山斗仰高名

春日遲遲芳草生山翁溪老自相迎從來世味忘筌

又莫向林泉枉說名

元韻

病見花開又葉生雀羅門外斷逢迎如今忽走前

春約却笑忘翁得小名

附黃文孜坐忘翁金正郎號也韻

林泉無處托吾生却喜山翁笑許迎不直春薇盈

一束笑他紅紙謾題名

自註去春金正郎坐忘翁書示一絕書其尾曰竹谷諸友欲要吾兩人爍於取名而止之云故幷追書前作及忘翁元韻仰溷僉尊高眼云云

忘翁元韻

近聞薇蕨滿山生竹谷諸君來欲迎如何好事還
中止却悔當年得小名

書堂分韻得夜字

文章早許傾曹謝韞櫝長年待善價歲晏窮途知者
誰堪嗟天地入脩夜

無題二首

竹色千秋堅節義溪流日夜洗貪婪心源瑩靜無塵
態從此方知道味甘

五更殘月窓前白十里松風枕上清富貴多勞貧賤
苦隱居滋味與誰評

春日絶句效古雜體 三首

碧草滿地花亂開六曲欄邊春夢迴秋波脉脉愁如織香淚微凝白玉腮

西園落花飛似雪南陌柳色綠如煙遊人賞春春已暮腸斷斜陽芳草邊

滿眼花柳暗愁春春色入水波作紋一夜東風吹送雨遍郊香雪落紛紛

春衣謠

杜宇哭春城山月明三更一聲兩聲悽更咽千里萬里思歸情

五言四韻

次金涵韻

世降唐虞遠兵塵四海驚自憐遭喪亂安得見休明日月催雙鬢乾坤困一生腰間有長劒將擬救天傾

種竹次樊川韻

窓外數竿竹初從臘月移自懷君子節肯學美人姿影亂當窓夜寒生拂木時如今㾑不俗朝暮伴霜枝

有感詠中字 用進退韻論中庸

在昔先師友相傳只此中曾思明厥統濂洛得其宗至理無今古奇功有始終慇懃晦菴老爲我說重重

次楡溪張汝休復古韻

記得前宵話難爲此日情詩猶盈我把酒不共君傾宿雨灘聲濕微風鶯子輕重孤持贈意裁拙報吾兄

元韻

數日同遊樂今朝惜別情馬疲前路遠風亂角巾傾宿霧籠山白黃雲暎水輕好歸歸覲後相憶報溪兄

書堂分韻少字

茅齋八九椽瀟灑擅塵表飲興不全貧詩情那更少細憐山月低閑愛澗雲繞淸話達中宵燭殘天欲曉

得黃字

寂寞青山裏誰開一草堂庭梅初綻白溪柳欲舒黃
眞趣吟風足閑情得月長玆遊非偶爾數夜喜連床

傷時

乾坤八長夜日月何由明鯨波掀地軸風雨亦不晴
嗚呼醒客將安適痛哭傷時憶賈生

七言四韻

題蘭溪寺 丙子春寓蘭溪時年十七

蘭溪山色翠氤氳中有松菴與世分春入叢花紅作
錦雨過庭蘚綠成紋磬音曉落西峯月鑪氣朝連北

嶺雲門下寂無車馬跡須知勝地絶塵氛

又用尹益之韻

楓山西麓藏眞境巖下孤菴景趣多洞霧依微當戶
暗溪雲搖曳拂簾斜風來庭畔松迎舞春謝花間鳥
送歌雲塔崖龕塵事遠武陵何獨有仙家

登望月臺

六七同携訪古臺石門松逕沒蒼苔衣穿梅塢微香
襲目極煙郊遠岸開雨後巖花紅錦浣風前池水碧
藍挼青山落日無人見吟賞春光不覺迴
苔青草綠春臺古谷口淸深細柳煙遊子衣穿踈竹

裏殘梅香落小池邊微雲初散千層峀宿雨新收萬里天惆悵昔人今寂寞山花明月付啼鵑

聞諸友往山房因書一律以寄

諸公意氣自相先走馬西郊興已專野色依依隨去袂雲光冉冉着行韉終須守静爲君子愼莫偷閑學少年楓嶽山人何事業閉門終日對陳編

夜景

常懷鬱鬱窮愁客對此清宵興有餘山雨欲殘秋盡後塞鴻高叫月明初風生溪水波痕動葉脫庭楸樹影踈塵事不加幽静處捲簾虛閣卧看書

至理吟

無極之眞二五精合凝方見物生生人全仁義與禮智天以元亨而利貞至大至明還至隱無形無跡又無聲胸中亦有一天地盡取吾心驗此誠

是非吟

是非非處非非是天地間無定是非纔自是時還不是苟知非了又何非非能是是非猶是是不非非是亦非是是非非公者是莫須私是莫私非

雨後登鳳臺

碧落秋晴日欲斜登高極目思如何蒼蒼嶽色雲間

秀淲淲泉聲雨後多半世光陰頭上促十年蹤跡夢中過男兒事業由來晚不用臨風空咄嗟

次塘村黃丈韻

睡罷茅茨掩席門日長深巷少來人高軒暫駐前村夕細雨初收小郭春繞砌溪聲清入耳滿庭山色翠侵巾一場良晤誠難遇況有新詩更逼眞

暫時佳會侈衡門別後風光惱殺人樽酒重逢知有日溪山何處不宜春吾憐康樂耽詩趣世仰林宗折角巾下里豈堪酬白雪提毫還愧語非眞

元韻

强起沈痾一出門小溪風日可吾人空山草碧新經雨古巷花開别有春攬取韶光香染筆步來松下露生巾鳴巖自是幽棲地竹谷村名好更眞

又次元韻又有七首故如其數以次

先生家緒相公門文彩風流似古人鵰鶚乍登天上翼芝蘭還掩谷中春心懸魏闕非忘世跡謝明廷異掛巾但覺聖恩隨處足任敎雲外管清眞

早把聲名達九門還從谷口伴幽人禁城環珮渾疑夢杜谷池塘剩占春勝賞輸來詩作帳香醪漉處葛爲巾小車時向林問稅清話終朝露性眞

大學書爲入德門天敎斯道付吾人孜孜做去無非用物物看來揔是春心上操存慚㦲實頭邊霜雪覺侵巾慇懃屢被提撕誨欽想先生見得眞

松逕家寥寥不設門任敎山鳥喚幽人功名豈是關心事富貴元來過眼春已使煙霞粧洞壑更將蘭蕙飾衣巾時從諸老聞佳句隨處天機覺有眞

半世窮村獨掩門堪嗟書劒解欺人男兒有志身將老天地無情歲又春塵塞遠遮周日月民心猶待漢冠巾時來想見河淸會況乃吾 王最聖眞

律詩 以下詩賦表合九首科體

廣寒樓二 丙子巡伯設塲本府上題兒時作

曾聞月殿有仙樓玉瓦瓊欄壓斗牛天上杳茫誰見得人間今古但名留不知塵土開眞境惟愛丹樓冠海陬樓號廣寒何彼羡橋名烏鵲可相侔詹臨方丈凝丹霧地接瀛洲引彩舟檻外微波搖萬頃欄邊明月幾千秋子安秋水長天色老杜乾坤日夜浮一白島夷焚燹後土花風雨歲空周神明太守來何暮繡戶文窓喜再修制古朱甍飛鳥上圖新粉壁碧江頭光凝蛟岳三峯翠影落鶉江十里洲昨夜月猶今夜月前人遊罷後人遊暫停龍節甘棠下高掛氷簾白

玉鉤樓上羣仙會勝賞江濱才子競啁啾謫仙已去誰能續崔子亡來我自羞倦鳥閑雲催暮興落霞孤鶩入吟眸詩成試上丹梯上紅燭清煙畫閣幽

幾回書札待潛夫

人道吾公不世才我憐壇宇自恢恢棠陰風化流三蜀麟閣功名動九垓談笑青油慙老拙飄零白帝喜追陪野亭熊軾時經過花逕蓬門幾掃開忽見麒麟隨玉輅尚餘皮褐任風埃地分南北浮生老川合東西使節迴暮計重依陳榻下歸鞭遙指蜀城隈懸知虛舘逢迎處應待潛夫早晩來無限離懷輸帛素不

堪詩與吐瓊瑰壽花問柳追前事折札緘雲度幾回錦里風光春爛熳巴山月色夢徘徊蓬蒿依舊江村路消息虛憑驛使梅此日間關荆水外何時歸把主人杯垂老益知容老意添恩常曝報恩腮題詩先寄輶軒裏天末斜陽客興催

賦

賀甫詩成郎諫書 丁酉鄉試 三下

膏不屯於西郊事有慶於東作歸神功於聖主有言臣之佳什托深意於進規詩足賀而郎諫誠旣切於啚君願終始之無間誦其詩而想跡作霖雨於唐宮

文章業之餘事忠愛君之素節恒隨事而納約恐君德之有失時中谷之暵乾火楚山之經月悲三農之失業軫九重之憂勤天心忽其悔災降一雨之霈然占膏澤於五稼溢喜氣於田間伊誰功兮帝力謄賀訟於臣隣公於是乎秉筆思贊揚於天門綴滿篇之琅玕輸一片之丹衷明君道之以聖表臣直之爲忠纔陳賀於有始已寓警於其終其爲詩也以規非賀也而諫也含深諷於字字存大戒於句句顧一紙之瓊琚儘藥石之嘉言溢誠意於言表凜直氣於筆端豈以詩而徒覩異乎人之吟哦溯遺響於千秋識是

詩之諷書噫白傅之忠勤誠斷斷而無他當羣僚之進賀孰有意於獻規獨寓諷於言志嘗勸戒於終始非誠篤於啓沃詎發言之如是信此詩之可觀宜見稱於蘇子倘時君之念玆圖厥終之無怠庶商霖之可致陶至治於元和惜有初而罔終爲唐帝而興嗟

到家陳人倫

子不母乎其母滅天常之大者在五刑而必誅宜厥罪之罔赦弟到家而陳倫異仇氏之不罰推人心之固有得爾類之永錫人倫表於一代有至行於東京將薰陶之大德以鄉里之韜光香纔聞於十里才暫

試於蒲亭職禁暴而止奸心化俗而移風何蟲豸之有䁥昧天與之民彛職不恭於爲子有其母之證之知來告之有以可敬明乎乃罰然不教而施刑豈仁者之所欲宜忠告而善導俾有耻而且格過何嫌於勝母思教誨於不屑試徃造乎其家甄義辭而諄諄惟天敍之有倫倫莫重於事親斯天經而地義在百行而爲源爲人子而止孝古聖人之攸訓苟不順乎其親顧何有於斯倫固不可以爲子罪莫大於三千胡不肖之罔念乃自泯其秉彛玆申申其警汝冀因此而有得旣陳之以彛倫又重之以禍福知斯言之

有倫果彼子之誠服開良心於既晦復慈天於已滅羞前爲而大覺竟母子之無違是以人而治人由不孝而入孝非夫子其焉取吾必謂之學矣孰徃教之有識信孝思之攸則仁言深於入人宜不罰而化之倘厥施之斯普倫可陳於元元終鸞鳳於枳棘爲當時而永惜顧後來之天地孝於親者有幾若此人之家有定天下之母子

一月坐春風

春風暄兮座上玉色數而揚休圍一團之和氣上下與之同流坐一月於邪邊吾有聞於朱氏觀其風而

感發善形容於取比自河南之道東早聞風而興起
爲千里而學道得大賢爲依歸窺門墻之數仞函丈
間兮樞衣承陽和之德宇接粹盎之光輝紛英華之
發外卽之温兮怡怡播太和之坱圠鼓一氣之絪緼
仁風薰兮入人藹一坐之生春風非風而曰風春不
春而是春覺此身之薰陶悅忽坐於春風豈一曝之
足道三十日於這中欣邪穢之蕩滌喜查滓之消融
挹四時之佳興樂一春之和煦馨幾襲於芝蘭化自
洽於時雨間條暢之德音認發育之生意奉英粹之
儀容識吹噓之和氣活潑潑而流通都是春之一氣

信其德之爲風庶不日而化矣知風來之所自由自
家之中和以吾觀於夫子等天地之元和幸一月之
覩炙吾所得之孔多不亦樂乎其風存是風而無違
微先生之盛德豈其風之若玆非公撥之善觀孰比
德之如斯是有得於觀感人樂有此賢師波一寒於
河洛春寂寞兮何歸隔千載而寥寥知此風之誰人
余尋春之苦遲慨襲薰之無緣然當日之氣像歷萬
古而猶存天未嘗乎無春春未嘗乎無風惟春風兮
春風吾舍此而誰從

閑閣思過

稽君子之聽訟貴辨理而明法夷三趾而折民由片言而决獄胡韓公之異此内自訟於閉閤痛具爾之不容令有耻而且格人好古於季世曰漢室之循吏傷治道之已老扶教化於旣弛推文翁之仁愛擬單父之歌謠心常存於樹風戒恒切於敗俗民孝悌之可興家禮讓之庶幾何不令之有人兄及弟矣相猶忘斗粟之尚舂各抱牒而求訟傷民彝之莫大是誰愆而誰尤固不教之使然彼蚩蚩兮何責是爾罪之在我盍反躬而自省爰閉門而默念數昔日之譽殃昧作事之謀始致吾民之無良爲父母之惡在實有

靦於面目苟爾身之克正豈風草之無效影自端於表直流不潔於源濁既不導之以德彼何觀而矜式不內省而罪彼猶罔魎之責影靖潛處而永思觀我以後觀民精誠發於自咎宜彼氓之感化不克訟而歸逋有邑人之無訾慚閑實之相尋效虞芮之歸田懿夫夫之思過不出戶而化成是無刑而有刑以不治而深治草內閭之悖俗復友于之秉彝民洽然於一境政獨最於三輔德雖愧於無訟化則深於移風倘此教之大施可儀刑於萬宇嗟晴命之不淑竟未免於就鎖顧當世之人牧猶閉戶而欲入

表

擬宋曹翰謝命賦詩以刀字爲韻表 辛卯東堂次上

非曰能之愧應制之技盡言志也遽承命韻之恩
詩可起余寵豈偶耳念非萬人敵蔑一藝稱耻絳灌
之無文粗事詩書之業思臧馬之抵掌暫試弓劒之
能受聖明兩朝之知敎鉛刀一試之用金壇玉節幾
誇大將之恩榮塞北江南掃盡假號之僭竊臣何力
之有已喜漢家之昇平老矣無能爲還作子儀之閑
廢丹心尚健常懷夢裏之沙場鐵衣空寒長吼匣中
之霜劒屬玆湛露之前席叨隨栢梁之羣英時形庭

受簡之臣爭誇吐鳳之句謂老夫投筆已久不與摛藻之班妄許光祿之能詩敢請子震之獻律何圖言爾志之命忽及無所能之身各因其能爰以刀而命韻知爾好帶可用是而爲吟適我願兮恩深一字之賜承天寵也喜溢再拜之辰知臣莫如君可認天意之所在持汝奉明主固宜有懷而必陳顧小臣之平生惟是劒耳說暮年之心膽其在斯乎不覺四韻之俱成以歌九重之殊渥長檜大劒雖是曩時之好兵彩筆花牋還輸今日之清什顏不違於咫尺一天二天榮有加於尋常今夕何夕於今親見在古曾無伏

遇乃聖乃神允文允武謂臣雖無黼黻之美知臣粗有書劒之才遂令無用之身亦與獻詩之列敢不雖愧筆陣益銛詞鋒橫草誠深縱未遂鳴劒之志頌德心切賡不忘念君之忠

漢董仲舒請正心以正朝廷表

心和則氣和方覩咸熙之慶君正莫不正宜盡自治之方不可他求盍反其本欽惟大有爲主中孚應天無疆恤無疆休業業於履端之始有是心有是政孜孜於臨御之初爰訪古今之嘉謨下詢韋布之賤士竊念爲治之要惟在率正之功上者羣下之表儀上

行則下效心爲一身之主宰心正則身修然此心易
失難持宜着力罔敢或怠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恐生
蔽陷之私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可念精一之訓況此
臣下之於變必待心德之無邪未有大於斯可謂斯
本源地苟不得其正將如正朝廷何如欲治道之成
曷若心得之效矧今朝著之上尚欠教化之行在聖
上一哉其心雖無毫末之謬欲朝中萬善皆是盍加
端本之功苟能擧此而措之何難隨處而應惟彼同
有是心者莫不觀感而興是所謂先正正人孰不曰
惟明明后而家而國而天下自可由是而推焉自南

自北自東西而無不從而正矣堯授舜舜授禹不過垂戒以執中夏而商商而周亦皆以此而承統茲乃先聖之心法固非愚臣之惣言望憐臣莫如敬王之誠納臣為能格君之說遂自正心而始以為敷化之源則聰明睿知足有臨聖德益進於光大左右前後罔非正朝廷咸頌其清明當觀國之光事君無隱周朝有仲山甫縱未補袞職之虧孟子見梁惠王庶幾效仁義亦曰

漢大鴻臚韋彪請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表

俊以列于庶官既盡用人之道忠臣本無二致自有

取士之門不可他求盡於斯取欽惟孝以爲理政先
得人明四目四聰首闢求賢之路舉六德六行手下
顲俊之音以三物而賓興名一藝者率錄顧惟簡賢
之法必以孝行爲先誠乎身順乎親實是萬善之本
天之經地之義玆乃百行之源苟能因此而擴充可
以隨處而致用不出家而成教旣盡錫類之仁資於
父而事君豈乏親上之志矧玆天賦之實理元自一
本而流通爲之子爲之臣職分俱所自盡在於家在
於國君親誰曰不同竭其力致其身縱有先後之序
修諸外達諸內初無彼此之殊蹇蹇諤諤之誠實本

蒸蒸之孝洞洞屬屬之敬發爲斷斷之忠斯爲本末之相須豈可取舍之有異如欲致公耳國耳之士曷若求大達小達之門採玉而不取崐崙焉得連城之寶探珠者必尋驪穴方致照乘之珍而況經綸之才豈無揀選之地若非無違之行鮮有勿欺之忱今日趨庭苟盡養志之道他年補闕應遂匪躬之心是所謂移孝爲忠之方孰不曰齊家治國之序昔君陳之惟孝周王使之乂民而虞舜之克諧帝堯舉而納揆斯乃用人之則可爲聖代之規望許臣求士之言納臣擇行之意遂使供職之子皆爲效節之臣則高堂

舞彩之徒畢作稷契之佐明庭勵翼之彥摠是曾閔之流當所寶惟賢欲忠者國掌九賓之贊導縱之揖讓之能厠百僚之登揚廣覲孝理之化

喚醒菴遺稿卷一

雜著

自省錄序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以曾子之成德猶恐其有所不盡省之如此況未及曾子者當如何耶必百倍其功可以寡過當晴時而省事事而察如事親有不孝歟事長有不敬歟行有愧於心歟言有浮於行歟慾有所未窒歟忿有所未懲歟以是類而推之朝而省昨之所爲暮而省朝之所爲夜而省暮之所爲有則改

之無則加勉日日如此而無少間斷則曾子之省身如之何其不可及哉

自省錄上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身五不孝也

此雖淺近之事然不除此五者毋以至於孝故先書以警之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其故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傾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余忘孝之道余是以有憂色也一擧足而不敢忘父

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凡此四章孝之本末備矣蓋能養而不能敬則不可謂之孝矣徒敬而不能愛則亦不得爲孝矣能愛敬其親而不能愛敬其身以貽父母憂以爲父母戮則亦不能爲孝矣故次第書之朝夕視爲警

○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悌疾行先長者謂之不悌

○范魯公詩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

長末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遠耻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

○有子曰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此兼上六章而言言事親事長之事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子曰色厲而内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子張問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

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

○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讀書錄曰顔子終日不違如愚怸喋喋多言而能存者寡矣

謹言乃爲學第一工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矣
一語妄發卽有悔可不愼哉
此以上言篤行愼言之事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讀書錄曰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彼無自而入
○先儒曰慾心一萌便思義理以勝之卽窒慾之要也
○筆疇曰禍莫大於多慾慾心勝則徇物徇物則身輕而物重矣物重則瞀然無窮不喪其身不止矣是

以聖人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無欲也

○君子立身大要在乎懲忿窒欲忿如火不遏則燎于原矣欲如水不遏則洚洞滔天矣何國家之不廢何災禍之不致哉惟其懲故心淸而志安惟其窒故氣暢而神安

○讀書錄曰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乎滔天

○易損之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程子曰修己之道所當損者惟忿與欲故懲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慾也

○明道先生謂張子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

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程子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一蠹鄭先生曰余質下於人若無十分之功焉得絲毫之效譬如種穀磽确之田嘉禾不茂膏腴之地莨莠易生若無栽培鋤治之力雖有良田亦何益哉

○近思錄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横渠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邵子曰言之口不若行之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

○程子曰學始不欺暗室

○西山眞先生曰人心至靈毫髮之微少有自欺必有不能慊於中者此所謂疚也此所謂惡也惟夫處幽如顯視獨如衆反之於已無所疚惡焉

○冶隱曰人之書有錯於言行者夜不存心耳

○自省錄下

持心行已不可有斯須之不省有斯須之不省則便有邪僻之心矣有邪僻之心則便有邪僻之行矣

凡事必主於敬特心敬行己處事敬接人敬一有不
敬則暴慢之行自此始
心無妄思身無妄動言無妄發事無妄爲一有妄則
便有過矣一有過則人皆賤之矣無妄工夫最緊
心與行必誠必謹至於一念之小一事之微必求無
不可對人言者耳
己有善事莫欲人必知己有過失莫欲人不知
不可以我之有慢人亦不可以彼之貴屈己
言言必思誠實事事必思勤篤
一念之欲必制之一言之發必愼之

持身之要必自沈重始不沈重則不可有爲矣

小學工夫不可有一節之缺不可有一時之闕

孝悌忠信人之所當有者人而不盡其道則其何以立於天地間乎

人不可以不知學人而不知學則不死復何益乎

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發憤忘食以求學焉不可有一念之怠惰也

知其過必改見人善必慕知其過而不知改則其過益重見人善而不知慕則其善不進

讀書錄曰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此言

最爲日用之所當省者也蓋乘喜多言乘快易事常情之所忽而害於義理者最大故因錄以自警

無妄行無妄視無妄聽

心有斯須之不存卽流於不善可不戒哉

不能夙興夜寐則不能做得工夫

時時刻刻必痛自責方有進

少言少動最妙

不能制其心則無所不至

過雖小知則必痛改之無以小而忽之

日記

日記者何記吾日用所行之事也葢人於日用之間莫不各有所行之事而其行也善則爲君子其行也不善則爲小人君子小人之分不外於日用動靜之間則可不惕然而懼思所以修省之乎如欲修省之則其於言行動靜可不隨而錄之以爲警察之地乎此吾日記之所不可無者也自今以後一言行之微一動靜之細無不畢錄目擊心惟使其有過則耻耻則改之無過則喜喜則加勉今日而如是明日而如是以至於所記皆過無善可錄則其亦必至於放失天理而終爲小人之歸也（此間本草爲火所燒）矣可不謹哉可

不戒哉抑或有過而略之非實而記之則尤非今日之本意也

壬辰歲朝記

嗚呼今余之年三十有三矣學未加進年未少留送盡光陰於荏苒玩愒之中今年如是明年如是則四十無聞其在不遠可不懼哉可不懼哉盍自今日惕然警省刮去舊習以來新意勉勉進進無或少怠勿使後日空抱白首紛如之歎哉

喚醒庵遺稿卷二

附錄

行狀

公姓陳諱克純字士粹後改粹然號喚醒菴羅州人也羅州之陳自麗朝素稱顯族世傳上世世居淸州有位大將軍驪陽君諱寵厚爲鼻祖其後爲禮賓卿諱溫出知羅州遂爲羅人云有諱就成均進士於公爲十二代祖也十一代祖諱英贊司醞同正十代祖諱龍角判典農寺事九代祖諱遵入 我朝官至叅議移居昌平八代祖諱延平聞慶縣監自昌平移居

南原竹谷村子孫仍家焉七代祖諱如達求禮縣監
六代祖諱首胤南平縣監五代祖諱儁成均生員高
祖諱夢日效力副尉曾祖諱大壽 齊陵參奉祖諱
重恢軍資監奉事考諱再昌壽職頂玉妣豊川盧氏
麗朝大相巖用之後處士諱胄之女婦德貞淑有女
士之稱公以 泰昌庚申六月二十九日生旣稍長
氣質温雅才識明敏初無師友指引之功而自知古
人之學不在於詞章之習每對經傳便能緣文尋義
反躬體驗眞知聖賢之不我欺也凡古訓之切於初
學者抄而書之名曰自省錄以自勉勵其讀書章推

學求必及箋註以無一毫疑晦爲快雖辭簡義奧肯綮難看者必渙解氷釋發微詣極如璣衡之制太極之圖妙齡皆已洞契至於星學曆數地經之說亦皆旁通其趣尤深於易學玩而樂之然其服膺遵守全在小學故常曰小學工夫不可有一節之缺不可有一時之闕其事父母晨昏之禮奉養之節一依其則而行之甘旨有缺釣魚羅雀日以爲常親有重病嘗糞斷指無所難焉遭內艱也晝夜守殯不出門外旣葬日往省墓哀呼不已常處不脫衰絰不與人言笑寒不加衣暑不揮扇執禮堅苦始終不渝雖古之善

居喪者無以過之也嘗在心制避癘遠村以久違趨庭不堪孺慕枕上常有淚痕又逐日躬往中路探問安否而還寓舍饋飯有蔬菜數品而只茹其一服闋之後亦終年不御厚味每値母忌自月初斷肉哀慕若初其純誠至情有如是焉至聞親舊之喪例必食素雖村氓之死亦不忍肉葢其仁愛之誠出於天者然也伯氏楓溪公悃愊樂善與公友愛無間事親交致其誠臨事相與講行凡祠堂之禮葬祭之儀皆以朱子家禮爲法隣里莫不歎服後生亦有從而化者平生謙謙然不以行能自多亦不以利達爲念飯蔬

衣鹿安信義命出入科場非其所樂而父在觀志强
勉從事亦嘗再擧而未售焉 崇禎後丁酉四月二
十九日以疾不起于家得年三十八十月十六日葬
于村南王巖山先兆之傍亞向之原配與城張氏僉
知曾之女生二男三女長偉娶梁澳女生三男一女
皆幼次俶娶邊瑜女生二男幼女長適洪際生一男
載興次適安弘道生二女次適李壽生一男一女皆
幼嗚呼公可謂不幸短命者矣學可以希聖賢而不
究其志道可以惠後學而不克其成以篤孝君子而
又不得終孝於其庭公之生世竟何爲哉然屈伸消

息雖聖人不能容力於其間天地亦不能使人無憾則以公之達理悠然任化尚復何恨而況所謂死而不朽者存耶蓋其爲學以存心爲主故雖頴悟發越若不循蹈階級而無凌虛騖遠之弊有涵養篤實之味嘗曰心有斯須之不存流於不善又曰心無妄思身無妄動言無妄發無妄工夫最緊此乃其自治誠切而非苟於言者也若使天假之年其所成就豈可量哉未及著書惟於吟詠之間或發其理趣有近體若干篇傳於家噫純純然無言行之累藹藹然有和粹之氣行滿鄉黨而世無知者其生也一鄉稱之其

死也一鄉哀之金春巖以一純以鄉之大老倡諸生追陳公孝行于府爲　上聞之地其後亦相繼請之而事泥不行此亦何所歸譏哉然亦豈終於無成乎信龜年輩頗後於公而獲接儀範不爲不熟覩記言行亦不爲不稔而又公之子偉辱與之遊故不敢以文拙辭謹誌其槩如右長溪黃信龜狀

墓誌

惟我先君子諱克純字士粹末也改粹然居以吳[illegible]爲系出羅州盖陳氏在我東羅州驪陽二代寂著世傳高麗神虎衛大將軍諱寵厚以夫勳封驪陽君至

後孫禮賓卿諱温牧羅因家遂爲羅人云羅州之陳即其裔而古貫則驪陽也地秉羅州姓氏有二陳似也一土姓一來姓則禮賓之裔自是來姓也考諸先代司諫公墓誌則貫羅分明故未移驪貫仍用羅貫而家乘失於兵燹世系不能記遠有諱就前朝成均進士諱英贊司醞直長諱龍角判典農寺事入本朝有諱遵左司諫自羅移昌平諱延平聞慶縣監移南原諱如達南原教授諱首胤南平縣監諱倘成均生員爲公五世以上祖高王考效力副尉諱夢日曾王考齊陵叅奉諱大壽王考軍資奉事諱重恢考

壽爵通政大夫諱再昌妣豊川盧氏大相諱藏用之
後軍資叅奉諱冑女聰達貞淑有女中君子稱先君
子生于 泰昌庚申六月二十九日終于 崇禎後
丁酉四月二十九日享年三十八葬于大谷南王巖山
先兆之傍巽向之原先君子氣質溫粹才性明敏發
軔正路潛心眞樂經傳子書貼裏精玩緣文尋義反
躬體驗然時習專在小學中庸一念必錄省其幾也
日用必記驗其工也已則不復盖無事於斯也雖動
引規矩即靜自安閑燕居如齊望嚴即溫覿感所及
後生從化其事親也晨昏之禮奉養之節極其至誠

而尤以承顏順志爲務慈闈遘疾嘗糞斷指旣喪晝夜守殯啜粥飮水旣葬也逐日省墓風雨不廢顏色之戚哭泣之哀令人下淚衰絰不暫釋不與人言笑寒不加衣暑不揮扇執禮勤苦終始不懈常在心制避瘟違嚴侍不堪孺慕枕席常有淚痕五里之路日躬還探候語未發淚先滋寓舍饋飯有數品蔬則只茹一即吉後憂戚如初久而不衰其純誠至情有如是焉伯氏楓溪公諱克緒悃愊樂善友愛無間事親交致其誠臨事相與討論凡祠堂之禮祭奠之儀一依家禮講而行之鄉里莫不歎服起慕而善變務爲

孝悌者不特後輩而已嗚呼不肖孤學薄且違先君子早今所記者粗迹而已若其見識之淺深造詣之高下豈不肖所敢窺測哉雲溪黃公信龜狀之有曰發微詰極凍解氷釋曰尤深於易玩而樂之曰初無師友指引之功而自知古人爲己之學曰仁愛之出於天曰安信義命曰學可希聖道可息後曰益其爲學以存心爲主若不循蹈階級而無凌虛鶩遠之弊有涵養篤實之味曰純純然無言行之累藹藹然有和粹之氣此皆家乘所不能及而他自見得者也黃公平日少然可人跡人行一字不苟與而今做語如

此非知之審信之深者乎士林追慕建祠高巖以雲
溪道同並享焉配興德張氏戶部尚書諱延祐之後
成均司成諱應梁禮曹正郎諱健金溝縣令諱經世
爲高曾祖三世而縣令出後則都總經歷諱應虛召
村察訪諱彶爲二世考僉知諱曾妣光州金氏左議
政諱國光之後社稷令諱汴女孺人生于 萬曆丁
巳六月十五日終于癸酉正月五日享年七十七是
年四月六日祔葬于夫子宅左孺人自幼溫雅貞淑
不類凡兒于歸後事舅姑誠而敬雞鳴而起躬備饌
以進日以爲常尤以色難爲戒嘗養蠶盛且大兒婢

誤鹽桑沒死無幾微不平色恐違承顔也凡事類是
姑有重病不解衣不近枕者三月旣喪執喪如夫子
盡哭後舅嘗患癠累月沈劇不省人事孺人秉其屋
之進粥適宜常坐爐側未嘗交睫訖病已舅曰是善
事我甚重之男長卽偉次佖女長適洪標次適安弘
道次適李壽實女中眞儒也偉前娶崔啓道女不子
後娶梁澳女生男洪禹洪五洪武女適趙永壽二未
行佖娶護軍邊瑜女賢而孝意錫類也生洪夏洪錫
女一幼洪男履大安無男以兄子堣後女適蘇梓次
適金益豪不子李男如梅如楫女適文官金篕不子

早寡凡内外孫所生男女十餘人幼不記

崇禎甲申後六十五年月日不肖孤偉泣識

言行錄　　　　　　　　　　　　　　　　興城張　憆撰

先生自幼志于學始讀小學書於古人嘉言善行處

必服膺而體驗之嘗曰小學工夫不可有一節之缺

不可有一時之闕云云

嘗取古訓之切於初學者及自家念慮所發心思所

得者常自點撿而名曰自省錄有曰心無妄思身無

妄動言無妄發無妄工夫最緊

又曰一念之小一事之微必求無不可對人言者耳

又曰心有斯須之不存即流於不善可不戒哉

又嘗謂學子輩曰凡人之誤身率由於行一不義學者須存得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爲底意思可以無大過矣

旣又潛玩於經傳及性理諸書必尋討奥旨未嘗有一字放過必深究其理不以細微有忽其於性道之蘊義理之辨初不資於師友而皆心思自得焉如朞三百璿璣玉衡太極圖仁說圖等說無不洞解而尤深於易理默契微旨洞澈無疑至於星學曆筭地經之說無不旁通此亦窮格之工觸處洞然也

砭齋崔先生瀘嘗謂曰人孰不欲孝悌而如陳君者幾人今世不見好學而於陳君焉始見又曰知易者無如陳君云余所嘗聞於崔先生者也

盧雲堤亨衜要與相見講討數日還而語人曰陳某平生不徒孝誠而已其於誠正上用工篤至且性理諸說無小礙滯至於易理則素稱難解處皆無不洞釋雖以古之知易君子恐或無以過之云時年纔三十歲

事親以孝必盡其誠雞鳴晨省一依小學而行之每甘旨必親奉以進嘗〻後退昏定亦然

凡奉養之具竭力經營爲務適口之味羅雀釣魚無

所不爲不惟口體之養爲然亦以養志爲務父母有所使則未嘗任子姪僮僕而必親執不懈餘外雖細微事亦皆賴此務悅親心焉

慈闈遘疾泄痢輒嘗糞至誠救醫衣帶不解及其疾病斷指和藥再得其效人皆曰誠感之致而伯氏楓溪公(克緖)及季妹楊氏婦俱斷指無所難焉此莫非誠孝之同出於天而亦無不觀感而爲然(時人謂之陳氏一家三孝)

及丁內艱也憑屍擗踊號痛幾盡守殯三月不出門外既葬墓在五里外而日往省哭不以寒暑風雨而廢焉朞年內終始啜粥不爲有疾而或變焉嘗着衰

經不以盛熱而或脫焉顔色之戚哭泣之哀終始如一未嘗小衰

在心制時避痘於聘家聘家憂其有疾強勸喫飯具饌數品則以身在寓中不得自由而每一飯嘗一品終不兼味焉雖於寓舍獨處之時不脫直領終日危坐一如居廬衰絰之日其執禮之堅固如此

心制已畢哀慕愈切終其年不食厚味每値忌日則自月初不食肉思慕哀痛無異初喪焉

日隨伯氏展謁祠堂出入必告雖於先代之忌沐浴齊戒皆如親忌不以代遠而有間

當偏奉嚴親也晨昏之禮奉養之節一如前後未嘗離側及其避癘於十里之地以定省久曠爲恨枕上常有涕泣之痕逐日躬往中路得聞親候平安然後乃還而每當問候之際語未出口淚先泫哀動傍人莫不感歎曰苟非出天之孝能如是乎觀此令人孝悌之心油然而生矣

事伯氏愛敬俱至義理相磨憂樂相共一家敦睦庭無間言至於化及室家婦德無違事舅姑甚謹誠愛懇篤言必溫色必和每值有疾至誠扶救娣姒之間親愛切至撫視羣姪一如己子隣里相謂曰盡孝悌

之道而一家化之云

常以家貧親老而不繼滋味爲恨家畜毋雞數首其畜養息而家中猫狗俱無相害之意一日兒雞飛墜泥濘中幾不得生狗忽突入舍出雞乃獲活觀者莫不稱歎皆以爲孝感之致聞之者咸曰此與董生召南家雞哺兒狗無以異也人不識惟有天翁知者亦可今日道也云

自少着力於實地尤用工於正心而甫弱冠或有夢魘之時伯氏楓溪公常與之同枕以是爲憂矣其後頓無其事伯氏喜而問曰汝嘗有夢魘今也不然亦

可爲喜答曰少時不徒氣弱其於正心上每患其不能故夢寐之間不無雜夢因有此患矣近年來吾心頗覺安正其或由此而致然耶云云

蓋其孝悌之誠出於秉彜學問之力乃自心得其誠正修齊之心皆自孝悌中推出而定省之餘奉養之外終日危坐潛心正學靜致涵養而存心之工無缺動循繩墨而律己之方甚嚴身無惰慢之容口絕鄙倍之辭雖在燕居必着道服雖當倉卒未嘗疾言淫雅之聲不經於耳不正之色不接於目不言人長短不論人是非日用之間一事之行輒以自驗隱微之

中一念之差必以自省不累於外物不厭其貧窮身不衣輕馬不乘肥冠服器用隨遇而安所着上衣用以麁布或有豪華少年視若尋常而其知者多以其律己之正自奉之儉爲不可及焉

榮名聲利上素淡如也出入科塲非其所樂而親在觀志勉强從事再擧不售不以介懷

親舊有喪聞卽行素及其會葬亦然隣有喪禁舂相雖於村氓聞其死必行素一日

其於童僕御之以嚴撫之以恩有過者責之而心自服當罪者罰之而不敢言至於畜物亦不以切迫之

言加之
隣坊有士人梁選字曰景揀其人初不學無所識一日來拜於先生先生爲陳孝悌之道誠正之工諄諄善誘感動其意梁公翻然覺悟歸即題其壁曰慕陳齋常自顧諟能變其質卒爲善士金澹虛之自黃雲溪信聽嘗許以道交每語人曰梁景揀正心工夫可謂着實而靡陳喚醒斯焉取斯云梁公之殁雲溪著行狀事載邑誌孝子錄
自少雖心得躬行踐履篤實而以其初無傳授於師友常欲就正於沙溪金先生而以慈闈有疾重違侍湯竟未果焉故心常謙退不敢自信其於言行雖有

所得默識而已自勉而已未嘗記著焉未嘗表襮焉惟自省錄一部出於初年亦非有意於傳後而幸今見存於遺袟中可爲後學之觀感自省焉而其出天之誠孝心得之工夫在人耳目愈久如一日則何待於文字上而窺其造詣之淺深哉

先生生於 泰昌庚申卒於 崇禎後丁酉享年三十八訃聞長老哀之儕流痛之咸曰孝子云亡仁者不壽天乎人乎理不可恃然其嘉言善行豈可使泯滅而無傳乎云云金澹虛嘗與其門生尋常言語間每日陳喚醒之孝悌雖兒童走卒無不傳誦而至於

誠正之實則知者知之以余觀於嗅醒求之吾儕未有其儔惜乎早卒不得疑難之問答於今日云云澹虛

門人之傳說如此

陳生篇載于邑誌

鰲洲崔徽之

孝爲百行源非孝者無親人誰無父母能孝者幾人吾觀陳氏子至性天與純粤自童稚日已以巨孝聞文章乃餘事不勉亦能旃有此行與才吾鄕有人焉少者仰靡及老人欽且歎失母有父在至痛未全伸孰莫奉晨昏內毁外和顔心喪畢三朞鄕黨俱忻然豈意巨刱餘二竪乘其間嗚呼閔子孝竟止顔生年

天道故如此善者奪之偏吾於彼蒼何有淚空漣漣爲作陳生篇更招陳生魂魂兮早歸來鶴髮呼臨門

輓詞　尹時敏

少日神交老更深子非吾友卽吾師誰期藥餌相尋札遽作幽明永訣辭行篤愈窮天不弔才高無命理難知薤歌一曲荊榛路尚忍悽悽曉月垂

又　崔象汶

若人憂道不憂貧半世衡門好養眞承意盡誠止至孝修心持敬絶纖塵忘年已極交遊樂投分何殊骨肉親今日挽君無限痛白頭誰與托芳隣

又　張復吉

温温英質挺天植腔子全無一點塵學習程朱文理貫行同曾閔孝心純衆稱執禮終喪制誰料踰哀夭厥身吾黨自今無善士不堪聞篴過西隣

又　韓正吾

眉宇清新氣質殊妙齡聲價陸雙珠文章小技人皆有至孝誠心世所無解額纔聞魁吉士泉臺旋見棄鴻儒門閭政表康成里竚看君恩霈瞑途

又　房明烜

禍福從今莫問天於人厚薄一何偏誠深孝思仍無

祿學貫眞源反當年雲鎖玉嵓嚴新壠樹塵生草屋舊
芸編題詞最是難堪處鶴髮高堂淚澈泉

又　金震彪

守道平生樂自頤氷壺寒露絶些兒北堂昏定承顔
日南國朝評薦行時太液採蓮行瀏喜玉樓催詔却
舍悲莫言三十春光早汞錫盈庭寶樹枝

又　房明煜

丹穴奇毛下世間早將聲譽冠騷壇蕭條契濶窮廬
憲卓犖襟懷陋巷顔千里方期騁逸驥一朝誰識委
芳蘭追思陳迹今如夢題挽難堪涕淚潸

又 韓省吾

落落高標席上珍溫溫風味早書紳已知孝友傳家世更覺詞華出等倫才不成名元是命賢無遐壽竟乖仁 一未聯缺

又 李必進

父母人皆有惟公孝出常至誠存羈慕餘事見經明未遂顯親願終貽哭子傷病嗟違執紼恩愛負平生

又 陳格

吾門零替不勝悲善士云亡道已衰何處哭聲天欲裂白頭顏路葬回時

又

門人梁 選

想得吾夫子所懷忠孝心志操慕賢聖學業冠儒林天喪仁人速誰傳妙道深諄諄無復聽痛哭淚沾襟

士林上府伯書 乙未

前參奉金之純

伏以三綱實行風教所尚表厥宅里令典攸重惟我龍城素是禮法之鄉也忠孝節義之人從古比比試擧目今行義表著可稱者而論之則士人陳克純天資粹美操行篤實自其幼時事親至孝晨昏奉養竭盡其誠慈母遘疾泄痢必嘗與兄克緒共斷其指和藥以進竟得其效厥後丁憂治喪奉祭一遵家禮不

脫經帶瑩墓在於五里之外而日往省哭不以寒暑
而廢之啜粥終喪不食蔬果笑不見齒化行一家庭
無間言其妹陳氏深閨之一婦人耳初無學問之識
而純孝之誠出於天性斷指啜粥一如其兄一家之
內孝行之難及者若此之多一人之所感化者吁亦
博矣嗚呼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孝悌與節行也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則堂堂巨府行義之輩出固其
宜也而孝子之可稱者以士族言之則既有陳克純
之一家云云民等雖無似好善一端亦得於秉彛之
天則今當一鄉齊會之日不可不從實仰陳故具其

事之顚末敢以煩瀆於閤下伏願閤下體　朝廷彰善之意察民等公共之論轉報于方岳上　聞於九重以爲旌表不泯之地則閤下興起勸勵之意逈出於尋常萬萬凡在化下者孰不鼓舞而感動乎此實政敎之先務故敢此並瀆焉

又壬戌　　生員崔綺翁以下百餘人

伏以越在乙未歲故鄕老叅奉金之純以耆德倡率鄕人上書于本府𥡴爲旌表善行事也其時城主某侯爲之嘉賞將擧報于巡使爲上　聞之地而事未及行遽見遞歸遂至今爲我鄕久事可勝歎哉民等

請更勿煩辭以曾所見成於長老之手爲閤下申告
焉謹按其上書曰三綱實行風教所尚表厥宅里令
典攸重惟我龍城素是禮義之鄉也忠孝節義之人
從古比比試擧目今行義表著可稱者而論之則士
人陳克純天資粹美早年發軔其學文之工踐履之
實有不盡記而自其幼時事親至孝晨昏奉養竭盡
其誠慈母遘疾泄痢必嘗與兄克緒共斷其指和藥
以進竟得其效厥後丁憂治喪奉祭一遵家禮不脫
經帶哀毁切至塋墓在五里之外而日徃省哭不以
寒暑而廢之啜粥終喪笑不見齒其奉養嚴親終始

竭力經營甘旨務悅親心夙夜侍側未嘗暫離適以
未瘕避在近村以久曠定省爲恨每日必親往中路
得聞親候平安然後乃還而當其問候之際語未出
口涕先泫臉苟非出天之誠孝能若此乎是以化行
一家庭無間言其妹陳氏深閨之一婦人耳初無學
問之識而純孝之誠出於天性斷指啜粥一如其兄
一家之內孝行之難及者若此之多一人之所感化
者呀亦傳矣嗚呼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孝悌與
節行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則堂堂巨府行義之輩
出固其宜也而以士族言之則孝子之可稱者旣有

陳克純之一家云云民等雖無似好善一端亦得於
秉彝之天則今當一鄉齊會之日不可不從實仰陳
故具其事之顚末敢以煩瀆於閤下伏願閤下體
朝廷彰善之意察民等公共之論轉報于方岳上
聞於九重以爲旌善不泯之地則閤下興起勸勵之
意迥出於尋常萬萬凡在化下者孰不鼓舞而感動
乎云嗚呼此乃其書辭之顚末旣審且悉有如此者
則民等固不敢更贅一言而抑有所興感於斯焉何
者雖事由人行而其成也必待乎時矣凡在薄物細
故而猶然況表奬節孝爲勵世磨鈍之具者乎此諸

人之行既被鄉黨之薦拔而尚今淹滯莫之克舉者
顧未遇時耳今我 閤下忠孝傳家節義許 國來恵
吾鄉以教化導民噫此豈非所謂事與時遇天佑其
成之會耶民等雖不敏何不樂告此事於閤下哉玆
因 聖廟罷齋之日齊進以煩伏望康色以受報于
方伯達于 天聽底于有成不勝幸甚

又 甲子 生員金南寶以下一百二十七人

伏以三綱實行風教所尚表厥宅里令典攸重惟我
南原素稱禮義之鄉忠孝節義之人從古比比試舉
近日行義表著者而論之則故士人陳克純天資粹

美頴悟絶倫自少時有志道學讀書窮理不資師友而能自尋繹凡微辭奥義人所難看者輒必氷解凍釋鮮有疑晦如朞三百及璿璣之制易學之邃皆洞契於妙齡而進學之序先務卑近嘗以爲生人之道孝行爲本君子之學當先用力於根本故其事父母竭盡其誠晨昏之禮奉養之方一依小學而行之母嘗病㞃危重斷其指以血和藥嘗其糞以驗吉凶病遂乃瘳其兄克緒與其小妹亦皆斷指一家之內誠孝成教其後丁母喪晝夜守殯不出門外歛葬祭奠一遵禮制靡有遺憾既葬日往省墓哀繞悲呼不廢

風雨常處不脫衰經不與人言笑寒不重衣暑不揮扇啜粥不已柴毀成疾父憂之致前而勸食則不忍入口請和水以嚥至於闋服而終年不御厚味執禮踰制堅固如此其在心制避癘近村以久違庭候不堪孺慕枕上常有淚痕又逐日躬往中路問安諸未出口涕先泫臉觀者為之感歎其他小小之節不可盡記而此其大略也蓋克純之學有志於聖賢潛思力行亦既有得則一節之稱非所宜於其人而惜其不幸短命三十八而歿無所表見於世而惟其至行在人耳目宗族感歎鄉黨稱誦則以是薦達旌表門

聞不使幽馨與草木同腐亦豈非幸歟越在乙未歲故叅奉金之純以鄕之大老倡率諸生上書于本府又於壬戌秋生員崔綺翁等百餘人亦爲呈書而或因方伯之値罷城主之遞歸再擧其事一未登 聞于 朝大爲吾鄕之欠事或者其亦有待而然耶伏惟閤下忠孝傳家節義許 國初典月浪狗不夜吠再莅嶺邑民不見吏而凡關係教化者一倣古制而行之南中士子亦聞風欽仰者雅矣何幸今者來意吾鄕以善化導民則是事亦爲閤下之所樂聞矣噫此豈非事有所待而天佑其成之會耶此民等所以

聚首而謀聯武而進爲閤下一二言之而不憚其煩者也伏望閤下轉報于方岳上達於 九重以爲旌表不泯之地則閤下興起勸勵之意逈出於尋常萬萬凡在化下者孰不鼓舞而感動乎更願閤下康色以受厎于有成不勝幸甚

本府李侯義徵報營狀 乙丑

爲相考事節本府居生員金南寶等一百二十七人聯名呈書內云云 此下辭意一如上書 末端曰上達於 九重以爲旌表之地則不勝幸甚是如呈文是置有亦惇孝悌奬節義是亦守土者之責府使到任之後先問

境內行義之表著者故士人陳克純踐履篤實孝友出天云云是如萬口同辭莫不稱道仍于槩聞數人之實行心常歎異者夂矣是如乎今見呈文尤得其詳終不可使之泯沒是乎等以敢此牒報爲去乎道以擧實 啓聞旌表眞閭以爲興起勸勵之地爲只爲

上方伯書 乙丑 進士崔鳳儀 以下一百七十九人

伏以云云 此下辭意與上同 末端曰越在乙未歲故叅奉金之純以鄕之大老倡率諸生上書于本府壬戌秋生員崔綺翁等百餘人亦爲呈書甲子秋生員金南寶

等百餘人係亦呈狀連因 巡相之或遞或罷二三畢
其事一未登 聞大爲吾鄕之欠事或者其亦有待
而然耶伏惟閤下忠孝傳家節義許 國歷臨諸路行
古教化南中人士聞風欽仰者雅矣今建節南來觀
風察俗而惟懷周洛善道要奏于 九重則此事亦
必爲閤下之所樂聞而不啻備一道巡宣之蔿一矣
此豈非事有所待而天佑其成之會耶生等所以聚
首而謀聯武而進爲閤下一二言之而不憚其煩也
伏望閤下一枚擧至行達于 天聽闡 聖朝彰善之
化標吾民與行之道則其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方

亦豈曰小補之哉此問下事也閤下責也惟閤下圖之

再上方伯書 戊辰 前人

伏以惟我一鄉多士曾以故處士陳克純孝行出天之實學識絶倫之工呈書守本府轉報 營門以之上達 天陛請施褒贈之典者固非止一再而淹延未行多歷年所士林之嗟惜者愈久而愈深矣何幸玆者 聖上垂奬凡節行之有關於風教者舉皆褒而揚之陳公亦在其列而得蒙復戶之令典 天恩所曁固知感荷之極而抑此士林之欽慕之情猶有

所抑欝而不已者則胡可不據其實而一一條陳叓
瀆於閤下前轉徹　九重之聽乎盖陳公之誠孝
出於天性自在齠齡事父母必盡其誠須臾之間未
嘗離側跬步之頃不敢忘孝動容貌和而敬出辭氣
溫而謹欠伸跛倚無或設於身噎噫唾咦無或出於
口父母有所使必親執雖子姪奴僕在傍未嘗任之
此則侍側之盡其誠也雞鳴而起盥櫛衣冠親供甘
旨手奉以進而凡諸奉養之具必務適口之味釣魚
羅雀未嘗少懈故家甚貧寒而甘厨之供極其滋味
此則奉養之盡其誠也其口體之旣有如是而亦必

以養志爲先一言一事務悅親心親有所欲必先意
行之親所不欲雖少而不爲常以父母之心爲心而
未嘗以己心爲心焉此乃養志之至誠也母常遘疾
救療之方無所不用其極衣不解帶者累月而每嘗
其糞以驗吉凶及其危重再斷其指以血和藥竟得
其效此乃救病之至誠也其後丁母憂擗踊號痛晝
夜守殯不出門外治喪奠祭一遵禮節靡有遺憾旣
葬墓在五里外而日往省哭不以寒暑風雨廢焉常
處不脫衰絰不與人言笑寒不重衣暑不揮扇啜粥
不已柴毁成疾父憂之致前勸食則不忍入口請和

水以哭而亦不得下咽其顔色之慽哭泣之哀終始
如一而其在心制避癨在外饋飯每有數品蔬菜而
只茹其一未嘗兼味居處動止一如堊室衰絰之日
雖在心制旣闋之後亦終年不御厚味則其居喪之
節有如是矣每隨其兄日日晨謁于祠堂雖有疾病
非大則未嘗廢焉每値忌辰自月初不食肉不笑語
思慕哀慟一如初喪則其終身之慕亦如是矣當其
避癨也以久曠趨庭不堪孺慕枕上常有涕泣之痕
寓所距家十里餘而逐日躬往中路問安語未出口
涕先泫臉觀者爲之感歎苟非出天之誠孝能若是

乎是以家庭之内誠孝成教其兄克緒其妹陳氏斷
指毀粥與公無間而一家三孝古罕今無則一人之
所感化者吁亦博矣噫陳公之誠孝旣已槩論繼以
其學文之功陳達可乎葢其氣質温雅才識明敏而
無師友指引之功而自知古人爲學之方每對經傳
便能緣文尋義以無一毫疑晦爲快雖辭簡義奥肯
綮難看者必凍解氷釋發微詰極如朞三百璿璣之
制易學之邃皆旣洞契於妙齡而着力於實地發軔
乎正路靜致涵養而存心之工無鈌動循繩墨而律
己之方甚嚴日用之間一事之行輒記以自驗隱微

之中一念之差必書以自警嘗曰心有斯須之不存便流於不善又曰心無妄思身無妄動言無妄發無妄最緊此乃其自治誠切而非苟於言者也故工深而業就積中而發外純純然無言行之累藹藹然有和粹之氣先輩莫不歎服後生亦有從而化者則其踐履之篤造詣之實亦可得而見矣噫斯人之行此其大略也其他小小之節固不可殫記而元來服膺之工遵守之節全在小學祠堂之禮喪制之儀一依家禮雖古之君子何以加於此哉惜其不幸短命三十八而歿雖使聲名不得聞於 九重事業不及施

於當世而以言其孝而旣如是純至以言其學而又
如是眞實則鄕黨之所矜式士林之所景仰爲如何
哉而 國家之褒其行旌其善者顧不在於斯人耶
乃者禮部因本道道伯之 啓以之論列復 啓而
特下復戶之 命 聖朝所以敦化勸俗之道盛矣
至矣而雖然凡人之行自有淺深而報施之典亦有
輕重今此鯫生之徒固不敢低仰於其間而賢賢之
忱猶切於秉彝之天則敢不復申申吐蘊於今日耶
葢曾在呈書之日因列舉諸人之節行辭涉煩蔓不
能條陳斯人之篤行而致有自 朝廷未得其詳至使

聖代令典不及於旌門 贈爵而惟於復戶而止此實生等之過而亦不無抑鬱之情也嗚呼 恩命既降之後不宜更瀆而今於閣下之前猶請不已者豈以復戶之 典謂非 盛恩而然也夫一節之孝尚蒙旌門之異數一善之士亦蒙除職之榮名况此陳公之純孝篤學者乎孝感神明化行一家則非止於一節之孝而已學可以希聖賢業可以惠後學則非止於一善之士而已矣以如此之孝如此之學宜可以表顯於百世而今此褒揚之典反在於他人之下則不惟生等之所深嗟惜亦豈非在上之人大可慨

然者乎伏惟閤下觀風一方以教化導民噫此豈非所謂事與時遇天佑其成之會耶生等聚首而謀聯武而進爲閤下一二詳陳而不憚其煩也伏望閤下細細垂察逐條枚擧特爲更達 天聰以底于旌閭贈職之榮則其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方亦豈曰小補之哉此閤下之事也閤下之責也惟閤下圖之

高巖書院奉安祝文 肅廟壬申建祠于南原府西大谷坊

相古前哲作世準程多士山斗後學墻羹猗歟先生寶惟其人蚤歲發軔天分絶倫不資傳承己心嚴師探究遺經發揮微辭反躬實做格致誠正循循勉勉

日加警省氣化而醇行成而方隨事道存卽物理彰面前田地坦乎平直眼中鳶魚朗然飛躍矧玆秉彛全厥天賦事生事亡禮敬備具少連侔行孟宗讓誠上有天翁傍質神明閨門肅雍兄弟湛樂義著宗姻信孚鄉國平生素執不屑自多有而若無實而不華謙謙自牧安命而處人知不知我何所與天不假年大業忽遺稽古之力進來時施惠後之功退來遠及樑摧當日士林咸惜祠創今辰學子增慕瞻像有所風聲是樹兩賢同德不孤有隣有寧一宫昭薦精禋

春秋享祝文

孝性出天學問有根知明行立爲世師尊謹以潔牲

清酌式陳明薦

龍城誌陳氏列傳 邑誌中抄出陳氏一家三孝事蹟於各所錄帙附此

孝子陳克緒僉知再昌之子大司諫遵之後也稟性温淳不事外飾事親極其誠敬侍側使役不任子弟及母病重與弟克純妹陳氏斷指嘗糞居憂盡禮啜粥省墓鄉黨皆稱一家三孝

名賢陳克純字粹然號喚醒菴僉知再昌之子大司諫遵之後也以德行享于高巖書院

孝女陳氏學生楊汝亨妻僉知再昌之女也粗通經

史襲其世訓孝誠出天養志無違及笄以夫家無依仍居本家父母之喪斷指啜粥一如其兄克緒克純終始不懈鄉黨皆稱一家三孝

高巖書院上樑文　　晋士張　㦗撰

伏以孝者百行之源而忠信禮義之所出仁爲萬善之長盖誠正修齊之是推是以存則其人可以觀感於一世沒猶遺範能作師表於千秋所以式閭旌門實帝王之令典崇賢立廟乃鄉邑之弘規竊惟　㬇醒菴陳先生純粹之姿誠孝其性早自立跟於實地無非小學工夫已能粹面於幼年皆稱大德君子嘗問

寢視膳之日幾勤養志之忱逮侍湯嘗藥之時再驗斷指之效生生化化之妙旣有以本之易而契心是是非非之吟孰不曰爲此詩者知道（先生是非吟膾炙人口故云）學問之實則造詣精深格致之功則天人通貫元無師友之相資幾被宗匠之推奬至於執喪而盡禮雖少連蕢以過之盖其事親之至誠若曾子猶云可也姜肱之友愛旣篤自是化行於家庭吾鄙之善良者多豈非德薰於鄕里誰知不幸而短命忍見顔路之葬回惟有未昧之遺名擧切高山之仰止

雲溪黃先生仁慈素性忠孝靑氈夙潜心鄒魯諸書仁義道

德之說常服膺程朱至論陰陽理氣之篇行之躬而自得篤乎其工作不已而乃成盛矣厥德入則孝出則悌幾多餘力學文刑于妻御于家皆是修身爲本矜持者愈就純熟嚴厲者自底和平先輩有石洞澹虛晩契託道交深密蓬麻有相長之效咸推斯道之存菁義得一時之英益信所樂者在鳳城之山水信美寄棲息於數年龍出之煙霞最多忽歸歟於故土縱鶴書之累降豈投渭水之竿嗟鳳德之終衰遽易曾氏之簀嗚呼惟茲兩先生偉德若此乎嵬嵬是宜百世師不忝詎使其泯泯或有親炙或有私淑皆願望

豆於斯莫如乘勢莫如待時由玆遷就至此睠彼栗亭之舊址是雲溪杖屨之甚況此竹谷之遺村即喚醒生長之里所以一洞之多士先唱並享之盛儀凡在闔境之瞻聆莫不同聲而響應聯名舉狀地主曰亦宜合力助資孰賓於是役於是卜日於三農之隙擇地於兩村之間仰惟如水在地之神魂無往不在矧乎同道合德之精魄尚來相依時則邑宰鄭侯豈曰所補者小有若洞老崔子實惟旋力最多所貴趨事而悉心何患巨役而綿力遺風餘韻尚起景慕於至今不日而成可見矜式於悠遠虹樑始舉燕賀方

伸兒郎偉抛樑東自今吾道在吾東窮神索妙義經裏立廟隱無媿易東兒郎偉抛樑西鴻巒走勢列于西兩賢一廟寧孤德某在其東某在西兒郎偉抛樑南豈特風聲振兩南士執籩豆榮有專爭趨西北又東南兒郎偉抛樑北景慕高名懸斗北濟濟青衿崇奉之衆星奚啻拱于北兒郎偉抛樑上竹村之下栗亭上當中廟貌厥惟新尊尚儒賢望 聖上兒郎偉抛樑下鳳臺流水繞階下寧爲一洞祠乎哉華額從天是倘下伏願上樑之後 聖代休明儒教蔚振人皆孝悌罔令專美於前世薦馨香無替永享于後

奐醒菴遺稿卷三